唐诗中的睦州

——建德江篇之一

□ 朱睦卿

中国的大江大河多有段落名称，且多以所经之行政区划命名，如长江之川江、扬子江即以四川、扬州命名，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、富春江则以新安郡、富春县而得名……同理，建德江即因流经建德而得名，是建德境内的一段江面。

地方志上多以胥口江为建德江。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万历《严州府志·卷二·山川·建德县》："胥口江一名建德江，在县东二十五里。"晚出的《明史·地理志》《清一统志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都从此说。这些书将胥口江和胥口溪亦即胥溪等同。胥溪发源于胥岭，是富春江的一条支流。成书于南宋初年的淳熙《严州图经》说得很明白："胥口江。在州东二十五里，地名胥村，故以名水。"这一条干脆就没有提建德江。按常理，自钱塘江逆流而上的孟浩然绝不会跑到胥溪这条支流上去，何况胥溪只是一条水浅流急的山溪，只能通行木筏竹排，根本无法通航客船。

成书于北宋的《资治通鉴》这样说："司空、东道行台刘神茂闻侯景自巴丘败还，阴谋叛景，吴中士大夫咸劝之；乃与仪同三司尹思合、刘归义、王晔，云麾将军元頵等，据东阳以应江陵，遣頵及别将李占下据建德江口。"江口为几条江河的汇合之处，建德在东阳下游，东阳江（兰江）与新安江汇合于睦州城下，正是"建德江口"。可能是没有搞清"东阳"地名的历史含义，将之误读成东阳江了，因此才将建德江口"下据"到距城二十五里的胥口去了，而后来的许多史籍中却以此为据，以致以讹传讹，一错再错。

再来看用以证明建德江的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"野旷天低树"一句的诗意，明显和逼仄狭窄的胥口江不符，而只能是在三江交汇的睦州城下。因此，建德江只能是钱塘江干流流经建德的一段。同理，建德江又称睦江、严江，也是因为在睦州、严州境内的原因。

也有称之为桐江者，则因为这里与桐庐接壤，山水相依，广义而称之。

宿建德江

孟浩然

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
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

——《全唐诗》5—1668

孟浩然早年在家乡襄阳鹿门山读书时，诗名就已经传遍天下。唐开元十六年（728）四十岁时始游京师，以一句"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"惊服翰林院诸位高才，"一座叹服，无敢抗。张九龄、王维雅称道之。"（《新唐书·孟浩然传》）第二年参加进士考试，孟浩然是志在必得，然而命运却会捉弄人，盛名之下的孟浩然竟然落榜了。

在京师活动了一段时间后，眼见求仕无望，遂于开元十七年（729）决计南游吴越，于当年冬天抵达越州，在越、杭、台三州游览山水，寻访古迹，写了不少诗。第二年秋冬之际溯钱塘江而上，取道富阳、桐庐、建德，入东阳江（兰江）赴温州，看望在乐清做知县的同乡好友张子容。沿途一路舟行，饱览富春江、新安江（建德江）的山水风光，创作了许多名篇，其中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和《宿建德江》两首被收入《唐诗三百首》之中，流传很广。

孟浩然此次南行"壮游吴越"，是借游山玩水以排遣落第失意的苦闷心情，因此诗作中无不散发出淡淡的愁绪，夜宿桐庐江上的"猿愁"，建德江上的"客愁"，都是这种心态的流露。

《宿建德江》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。作者借景抒情，以暮色、烟渚、旷野、低天、清江、明月等一系列寂寞而凄清的景色来渲染"客愁"的情绪。

"日暮"是烟雾升起的时候，也是泊舟的原因，以暮色带出愁绪："鸡栖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，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？"（《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）暮色最能撩人愁绪。诗人远离家乡，孤舟夜泊，羁旅之愁，蓦然而生。

后两句专写江上的暮色，诗人似乎要将一颗愁心化入那空旷寂寥的天地之中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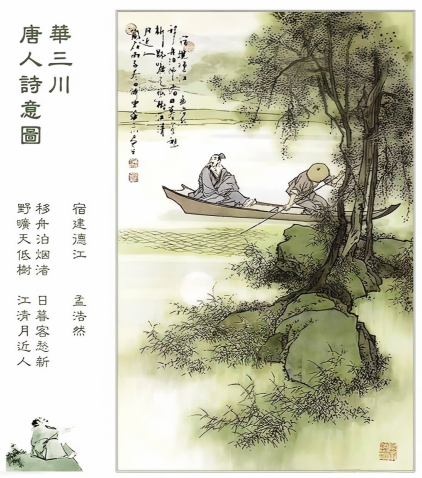
清人沈德潜说："下半写景，而客愁自见。"诗人的愁心只有天上的明月才知晓，随着月光下的江水流向远方，诗也到此戛然而止。

后人对这首诗的评论极多，清人刘宏熙云："'低'字从'旷'字生出。野惟旷，故见天低于树；江惟清，故觉月近于人。清旷极矣。烟际泊宿，恍置身海角天涯、寂寥无人之境，凄然四顾，弥觉家在远，故云'客愁新'也。下二句不是写景，有'愁'字在内。"（《唐诗真趣编》）

今人刘学锴说："此诗虽写客愁，但整体情调并不压抑低沉，而是具有一种清迥孤寂的美感。"（刘学锴《唐诗选注评鉴》第二册 70 页）

注释：

烟渚：飘着水雾的江边小洲。
烟：云雾；
渚：水边的洲地。



唐诗中的睦州